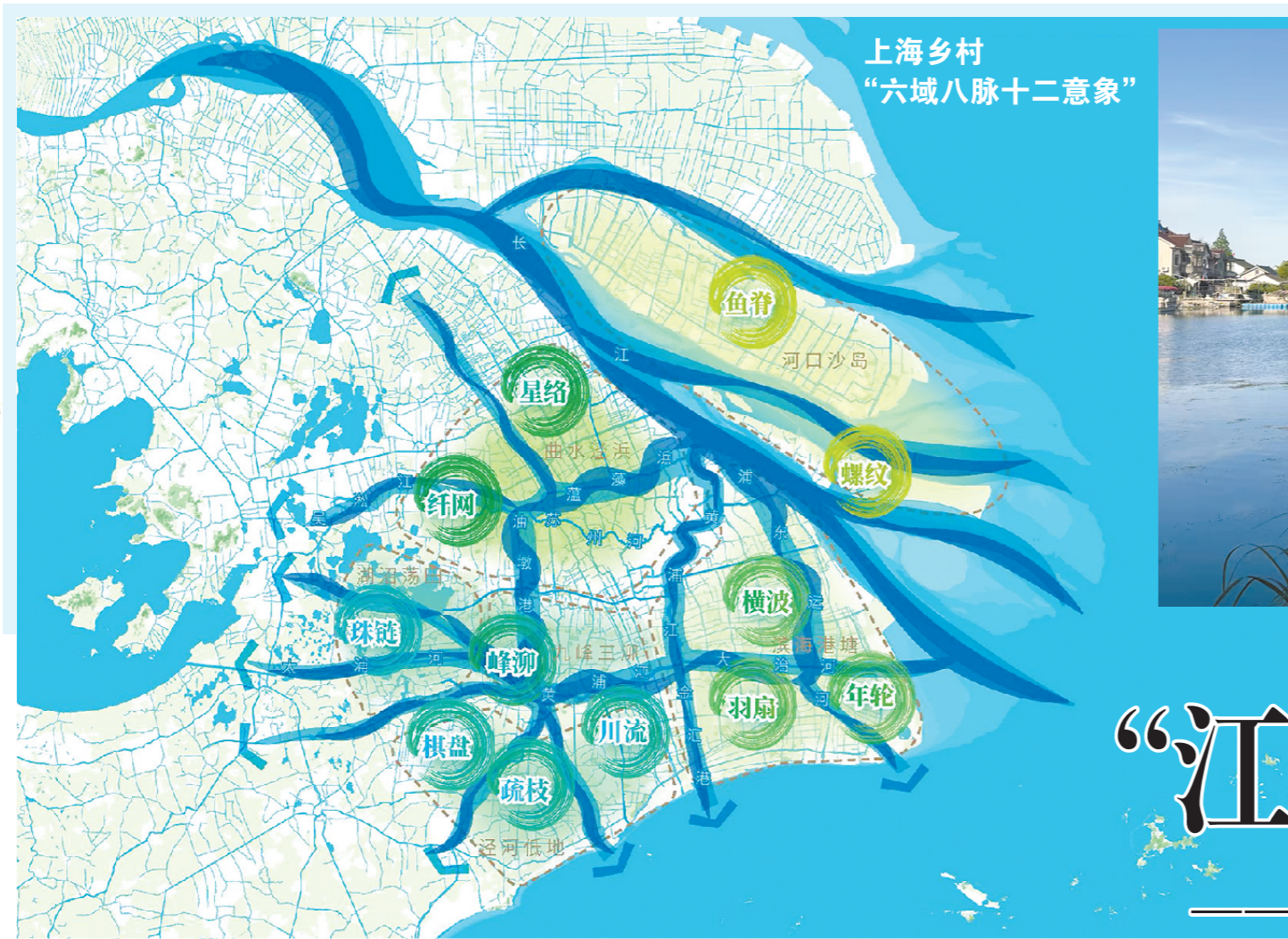


记者 杨洁

沪苏浙皖地缘相接、水脉相连、文脉相通，江南，是长三角共有的文化底色。而在上海，因水成陆、江海交汇的独特地理禀赋，又沉淀出独树一帜的江南特质。

今天，行走在沪郊乡野，你可见崇明河口沙洲的稻香鹭鸣，青浦湖荡交织的水韵阡陌；可见嘉定曲水纤网的枕河人家，松江九峰三柳的山水村居；可见金山滨海塘堤的乡野清风，浦东平畴纵横的田园新景……



沪派之实践

江南，不仅是地理范畴，更是历经千年演变、不断丰富的文化概念。从良渚古城的玉琮礼器，到苏州园林的曲径通幽；从昆曲越剧的婉转唱腔，到吴侬软语的温婉语调；从古镇水乡的枕水而居，到书画艺术的笔墨意境……江南文化，是串联起沪苏浙皖的无形纽带，亦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厚软实力。当我们目光投向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沪”，本为古代上海地区渔民用于江海捕鱼竹制工具。从这一称谓，即可见上海“因水而生、因海而兴”的地理特质。

2023年，12支由规划、建筑、高校和测绘构成的调研团队以及乡村责任规划师共计约300人，走遍了全市1548个行政村，组织了1600多场座谈会，访谈了4000多位村民，拍摄了5万张图片资料。从这些厚厚的资料中，上海乡村风貌空间结构被识别、勾勒，在《上海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专项规划（2023-2035年）》中，以“六域、八脉、十二意象”的形态具体展现——

■“六域”是上海乡土空间中最具特色、最具识别度的六类地貌特征域片，分别为“湖沼荡田、曲水泾浜、河口沙岛、滨海港塘、泾河低地、九峰三柳”；

■“八脉”是长江、黄浦江、吴淞江（苏州河）等八条主干水系组成的蓝色水脉；

■“十二意象”具体为“珠链、纤网、星络、鱼脊、螺蛳、横波、年轮、羽扇、川流、疏枝、棋盘、峰柳”，这是细分出的十二种乡村风貌肌理形态片区。

六大风貌域形态各异，各具其美；八条骨干水系串联城乡乡野，织就蓝绿交织的生态文脉廊道；十二种乡土肌理意象，将上海乡村千年演化的岁月痕迹具象成可感、可视、可游的江南新景。这“六域、八脉、十二意象”，第一次为上海乡村贴上了别致的“标签”，也让“沪派江南”的空间结构更有显示度、辨识度。

有了蓝图，需要严格“施工”。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统筹引领下，上海推出乡村版“三师联创”在地营造机制，规划师、建筑师、景观师等驻镇驻村，全程陪伴，目前已集结50个以上专业团队，涵盖超500人，把顶层规划转化为田间实景。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市建设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是具体的规划设计、建设实施的牵头单位。

“三师的‘三’可以是‘多’的意思，还包括估价师、文创运营师等，我们希望更多主体将目光投向乡村，能够参与到共创中来。”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乡村规划处处长顾守柏表示。

脉脉江南，岁岁新颜。上海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文化思想，于2024年首次提出“沪派江南”概念，出台《上海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专项规划（2023-2035年）》，以系统性规划、创新性举措、示范性实践，探索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融合路径，既融入长三角“大江南”文化版图，又彰显上海乡村的独特标识。

有专家说，如经脉一样遍布连通的大小水系构成江南水乡的独特意象，成就了“江南”的多元语境，既有地域上的考量，也有情感上的寄托，还有审美上的意象。

“江南”本同源，“沪派”见新意。“沪派江南”，正是长三角一体化议题下，一张兼具辨识度与示范性的上海答卷。



▲ 松江天马山单元“境塘映山”



▲ 金山新元单元“清舍湾影”



▲ 青浦西岑单元“江南溇沼”

“江南”本同源 “沪派”见新意

上海“沪派江南”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的探索与实践

地域之考量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海之滨，太湖、长江、杭州湾、东海四方水系交汇，泥沙沉积形成广袤平原，“沧海桑田”的演变历程，造就了上海乡村的独特风貌。

《规划》明确，到2027年底要打造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沪派江南”风貌保护传承范本。今年上半年，在“沪派江南”首批15个营造试点中，先行启动的青浦西岑、金山新元、松江天马山、崇明富圩等四个风貌特征最典型的单元，首发区主体区段、核心内容、关键节点已基本建成，初见成效。

从空中俯瞰位于青浦西岑单元的山深村，大大小小的湖荡宛若一颗颗水珠，蜿蜒的线形水链将镶嵌其间的岛状村落串联起来，形成了独特的“珠链水乡”风貌。层层叠叠的水与田，构成了一个“漂浮”的世外桃源。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生态乡村分院院长陈琳说，目前首发区山深村已通过系统修复和生态治理，完成江南溇沼、荷荡鹭影、篱舍晓园等特色空间营造，修缮复原江南传统民居落屋及河埠头、村内田园等水乡生活场景。

再往南看，在金山区枫泾镇新元村，如今还可见唐末塘浦大圩格局。历史上太湖流域是一片蝶形低地，面对汪洋沼泽，先民们通过挖掘主干河道、连通次干河道，形成了“七里一横塘，五里一纵浦”的棋盘式水网格局。“这是祖先留下的完美闭环生态系统，体现了江南农耕文明的智慧。”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江浩波说，围绕“水清、岸美、村靓”目标，目前一期示范的唐圩河图、元村水巷等特色场景已完成。

上海少山。松江天马山单元地处上海境内唯一的丘陵地带。自元代伊始，以天马山为典型代表的九峰三柳之地，便化作了隐士高人雅集的胜境。钟灵毓秀的山川水泽，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在此流连驻足。首发区现已完成河道驳岸工程、南岛湿地地形整理等，稻田水塘中倒映着山峦的秀色，水面上则漂浮着菱角等，好一幅“山抱田拥、水绕山行”的自然画卷。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生态乡村分院副院长刘晓娟说，要着力保护九峰三柳的山水自然特征，打造“从画中来，到画中去”的山水意境。

而在长江入海口，崇明区中兴镇富圩村，是候鸟还能进入内陆的“门户”。这里有着鲜明的“鱼脊”肌理：南北向河道如主脊纵贯全村，东西向条田似大地的血脉向两侧延展，这正是“八脉”中极具代表性的风貌。首发区现已完成鸟栖湿地稻田、生态湿地稻田、漫滩湿地农田、村庄宅间沟渠与田间沟渠驳岸生态化营造。

湖沼荡田、九峰三柳、曲水泾浜、河口沙岛、滨海港塘、泾河低地……15个首发区，涵盖了上海乡野的主要地形地貌特征。“我们不是要推翻新工程，而是要挖掘和恢复原有的肌理。”陈琳说。

情感之寄托

提及江南，人们心中浮现的不仅是烟雨蒙蒙的山水风光，更有流淌千年的情感寄托。对于上海这座超大城市而言，9个涉农区、1548个行政村，不仅是都市的生态后花园，更是千万市民的乡愁归处、乡土记忆的留存之地，是许多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精神原乡。

“每一条河都有它的历史，每一片瓦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村都有它的独特人文魅力，在城市高速发展的步伐中，市民群众依然需要乡土的情感慰藉。”顾守柏说。透过古田、古河、古桥、古树的故事，我们可见传承千年的农耕文明、历史文脉，厚植文化自信。

在青浦西岑单元，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组成的三师团队在研究文献时发现，青浦人孙俊的《筑圩图说》中记录了上海先民治水营田的农耕技法，这是长期劳动中，摸索出来的天人合一之道。西岑至今保留着溇沼圩田。如今按照1977年遥感影像图的记录，溇沼原貌已修复完成，力争复原“江南溇沼”场景。未来，市民游客来到此处，可以参与农耕、文旅、研学等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江南地区历史上典型的农业生产实践。

上海古海岸线冈身地带，素有“古外滩”之称。它是距今6400至3000年前由长江与海洋交互作用形成的古海岸沙堤遗迹，出土了马桥、崧泽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上海最早登陆的区域，拥有丰富的考古遗存。

外冈崧隆单元三师团队负责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王海松调研发现，外冈有“窑上”地名，与古代制陶有关，反映了此地悠久的陶瓷生产历史。“如今，马门村传承了这份制陶文脉，已发展为以陶艺为特色的艺术村落，吸引23家艺术工作室入驻，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王海松说，“古岸新生”成为崧隆单元规划的关键词。这不仅是自然肌理的重构，更在于历史的挖掘、文脉的传承。

而今，当乡村成为超大城市的稀缺空间，当城市人群不断涌向乡野，“沪派江南”的情感价值愈发凸显。

在徐行伏虎单元，河流曲折回环下，形成12处最具代表性的湾塘聚落，被称为“星络村池”。在伏虎单元三师团队负责人、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恺眼中，“沪派江南”单元是社会凝聚力的载体，这些湾塘聚落，就可以被视作一个个小小的策源地。“乡村既要成为本地人的宜居家园，也要成为都市人的疗愈空间，也是上海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以文化自信塑造城市独特魅力、以精神文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审美之意象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规划建设城市，还是重新发现乡村，都需要审美。“沪派江南”的审美表达，核心在于守住原生肌理，塑造在地美学。这也有助于传承江南景观特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生态文明。

顾守柏坦言，“沪派江南”就是为上海乡村做个IP、画张画像。“在识别‘沪派江南’前，我们对于上海的乡村空间还缺乏系统性研究。而保护与传承的第一步，就是要真正认知乡村。只有挖掘出上海乡村的真正特点，才能更好赋能乡村发展与振兴。”

“沪派江南”建设团队的鞋帮与裤脚，时常沾满了泥土。“从调研到实施，我们植根于上海乡村本土的特色基因以及上海乡村的生态、经济和人文故事开展研究。”陈琳说。

比如河道。此前部分乡村河道在治理过程中，往往会较为简单地拓宽拉直、硬化河岸、装配护栏。《规划》明确，对于“纤网”意象下的水网肌理，要避免规划河道蓝线过度截弯取直，减少大型河道疏浚工程对纤网型水系的破坏”。

比如建筑。粉墙黛瓦是江南水乡民居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而细看造型，上海民居有双坡硬山、悬山、四坡落舍、四坡局部歇山等丰富造型。在金山、松江、青浦存有较多的落舍屋。浦东地区多见“纹圈房子”，则彰显了沪派民居的独有韵致。这些都被一一梳理，有望复原。

又比如植物。规划师们达成共识：乡村，应有自己的美，应有适应郊野的天然植被，不能如城市的公园、花坛般刻意雕琢。在营造试点中，三师团队还格外注重应时因地保护不同地区的乡土植物群落，培育乡土记忆。古书里曾记录的“水八仙”，就正在青浦和崇明引导种植。

顾守柏幽默地说：“构建城市景观，可能要去园艺市场买苗、买种子；构建乡村景观，应该要去菜市场。”水灵的茭白、菱角，鲜嫩的韭菜、蚕豆，翠绿的马兰头、马齿苋、枸杞头……应季而生的风物，或是长在岸边，或是围在林下，或茂密，或参差，都是乡村独有的天然景观。

“沪派江南”建设还有一些“衍生品”。上海乡村的原生之美，不断被发掘。

古桥是“沪派江南”水乡风貌的核心意象要素，去年，“沪派江南-桥驿溯源”专题调研针对上海古桥开展首次全面详查，在记录桥体特征的同时，一并挖掘背后的文化密码。此外，一处上海乡土植物种源基地也在筹备中，助力本土特色植物资源溯源保护，让上海本地草木“根脉可寻”。

“沪派江南”提出后不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有学者著《沪派江南文化史》，讲上海正在做一件极其浪漫的事，就是把“沪派江南”写进城市的未来；有海上名家开展书画主题创作；有回乡青年绘制相关文创产品；去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设“沪派江南”主题展区，复兴岛“沪派江南”市集接连举办12期，深受市民喜爱……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乡村。“沪派江南”是一个重要载体。”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与传承，也是上海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以文化自信塑造城市独特魅力、以精神文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 青浦西岑单元“三岛浮翠”



▲ 金山新元单元“秀才桥上”